

荀子菱釋

四

□ 13

3006

4





荀子卷第八

○此卷各本皆無注

君道篇第十二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亾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亾。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省足以徧矣。無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執。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

而急得其執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

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爲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爲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斗元刻作勝案三輔黃圖御宿園出栗十五枚一勝大梨如五勝勝與升通用敦槩卽準槩嘖情也。易繫辭傳見天下之嘖京房作嘖太元嘖初一測黃純于潛化在嘖也。皆訓情此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當作情實解。

○宋本世德堂本皆無鄙字今從元刻

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君子者治之原也。官人守數。君子養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慕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勞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

○而勸上之志而勸上之事

元刻作勤

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

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誦。四海之民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

請問爲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徧而不偏。請問爲人臣。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爲人父。曰。寬惠而有禮。請問爲人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爲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爲人弟。曰。敬詘而不苟。元刻作不悖請問爲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辨。請問爲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偏立而亂。俱立而治。其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奈何。

曰。審之禮也。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

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不難。敬而不鞏。恭而不難。所謂恭而安。

也。說文。鞏。以韋束也。此亦謂敬而不過於拘束也。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

竝遇變應而不窮。審之禮也。變應。宋本作變態。故君子之於

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也。寡怨。寬

裕而無阿。其所爲身也。謹脩飾而不危。脩飾。元刻作脩飾。案。飾。

與飭勅。古皆通用。勅。音資。然漢已來。亦卽作勅字。用。其應變故也。齊給便捷而

不惑。其於天地萬物也。不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

其材。其於百官之事。技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

善用其功。其待上也。忠順而不懈。待俗間本作待。其使下

也。均偏而不偏，其交游也。緣義而有類。○元刻作緣，類而有義。其居鄉里也，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萬變而不疑。○元刻作理，萬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之禮也。請問爲國，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君者，槃也。槃圓而水圓，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案：帝範注：引君者儀也，下有民者景也，句又君者，槃也，下有民者水也，句無君者孟也，二句又君射則臣決，楚莊王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嘗聞爲國也。

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已不可得也。民之不親，不愛，而求其爲已用，爲已死，不可得也。民不爲已用，不爲已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狂生者也。○元刻作是，聞難狂生者也。胥時而落，須也。故人主欲疆固安樂，則莫若反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國則莫若求其人，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

之世而志乎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是獨好之。以天下之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爲之好之者。貧爲之者窮然而于是獨猶將爲之也。不爲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天下爲一。諸侯爲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民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介人詩收與元列同宋本作徐道者何也。曰。君道也。君者何也。曰。能羣也。能羣也者。

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羣。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眾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

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安士賢使之爲三公，次賢使之爲諸侯，下賢使之爲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游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成珍備，是所衍也。○衍，俗間本作術。聖王財衍以明辨異。○財，衍元。刻作則術。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疏。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爲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

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

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私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

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故職分而民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慙。夫是之謂政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朕之從心。○四朕宋本作四支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
爲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

便曰。枉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上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功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景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眾人之痤也。循乎道之人。汙邪之賊也。循元烈作脩。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景之直也。亂莫大焉。故

古之人爲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
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
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
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
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錯遷
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流惰也
○流惰疑卽流淫元刻作陷無流字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
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者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
可誦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
此明王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

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
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
能易也欲得善馭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善馭下俗間本有
及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
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
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壹上下將內以固
城外以拒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
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
案唯便嬖親比已者之用也豈不過甚矣哉故有社
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

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它故，莫不失之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嬖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七十有二，齟然而齒墮矣。翻當作齒與然而用之者，夫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忠人

下而不可以獨也，非于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兩是子宋本俱作子是於是乎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憐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齟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

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是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眾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嚮與同。故人主必將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惠未本作慧。古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人主不能不有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如是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

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填撫百姓。填卽鎮字。其知元刻作鎮。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材人

謂王者因人之材而器使之道也

愿慤拘錄計數纖嗇而無

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脩飭端正

元刻脩尊飯作修飾

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職循業

元刻脩循作脩不敢損益

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

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

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

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

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

卿相輔佐之材也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而

無失其次是謂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

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人

主不能論此三材者不知道此道安值將卑執出勞

併耳目之樂而親自貫日而治詳一內而曲辨之慮

與臣下爭小察而綦偏能自居及今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爲乎不可

成此之謂也

○不知道此下三十二字元刻無

荀子卷第八

荀子卷第九

臣道篇第十三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人臣之論

論人臣之善惡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

聖臣者。

解並在下

內不足使

一民

外不足使

距難。百姓不

親。諸侯不信。

然而

巧敏佞說。

音悅或作悅

善取寵乎上。是

態臣者也。

以佞媚為容態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

公道。通義。

朋黨比周。

以環主。

圖私。

為務。是篡臣者也。

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也。

內足使

以一民

外足

使以距難。民親之。

士信之。

上忠乎君。

下愛百姓。

而不

使以距難。民親之。

倦是功臣者也。民親土信然後立功也。○上則能尊

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制也言施政

也。○刑元刻作形動而輒隨不使違越應卒遇變齊給

如響。齊疾也給供給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

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

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

本而知其未也待之無常謂不滯於隅也委曲皆

成制度法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故用聖臣者

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

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

之故極言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辱故齊之蘇秦

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楚之州侯。楚襄王使臣也戰

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秦之州侯。楚襄王使臣也戰

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不知穰侯方受令乎

秦王與穰侯之內而投已乎穰侯之外韓子曰州侯

相刑貴而刑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一也

也。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皆變態侯如之韓之張

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夫開地相韓

事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

五世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韓昭侯至

三字今并攷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蘇之

良傳補正。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

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

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姬大正不得任事是

以外賓客游談之上無敢盡忠於前。盧藏用云奉陽

子成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孟驕欲盡滅

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其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齊之管仲晉

也○欲盡滅孟嘗史記作欲去孟嘗君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其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

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

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必謹志之而不肖極於論臣也

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

以稽考用臣也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

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

不卹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

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人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

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

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父兄宋從元刻今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

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彊君橋

君彊其亮切橋與矯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

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

事見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

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

嘉善謝氏

臣道篇

三

嘉善謝氏

臣道篇

三

嘉善謝氏

臣道篇

功曰伐左傳邾至驟稱其伐拂讀為弼弼所以輔正
弓弩者也或讀為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
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
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也注或讀為拂舊本故諫爭輔拂之人
拂作佛訛案說文拂違也今改正故諫爭輔拂之人
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闇主惑
君以為己賊也○主惑二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
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
矣伊尹諫太甲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
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於趙於魏下
宋本元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
則朝廷不頗位頗邪也○列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

不遠

信謂見信於君或曰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

也施謂展其材也臣邊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重與

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

獨謂自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

饗其盛

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掩滅

也罰其忠賞其賊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

聖君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

諂諛

中君可上可下若齊桓公事暴君者有補削無

矯拂

補謂彌縫其闕削謂除去其惡言不敢顯諫闇

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拂音

佛○拂讀為弼前注是也此音佛誤迫脅於亂時窮

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

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爲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爲成俗言如此而不變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詩逸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敏謂承命而速行

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

順上爲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稟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

爭而不諂橋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橋彊貌禮記曰和而

不流彊哉橋剛折剛直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

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雖調和而不至

流涵雖柔從而不屈曲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

曉然明喻之貌至道無爲不爭之道以至道而能化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

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內關當爲開傳寫誤耳

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若馭僕馬

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

縱緩之事暴君之難故重明之也若養赤子赤子嬰兒

有所知必在順適若食餒人之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

其性不驚懼也若食餒人之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

不使狂或也莊子曰善道節量與之故因其懼也而改

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而辨其故辨其致憂之端則遷善也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之時多所聽因其怒也而

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

謂所謂即化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

易君性也

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案此逸書也。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疾而不

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

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

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

或為違。故無德。元刻作故德。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

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

之逆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臣救其惡也。以是諫非而

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也。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

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

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

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

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

此云紂。未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

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正文不敬舊作不

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禽獸則亂狎虎則

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

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馮河。徒涉人知其小。莫知其大。言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於害。而不知小人於此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慤。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忠信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體也。忠信以為質。端慤以為統。統。綱紀也。言已端慤。禮義以為文。用為倫類。以為理。近以知遠。以物之種類。言推端而言文飾。倫類以為理。近以知遠。以物之種類。言推端而言騰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騰。與動學篇。蠕蠕。微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騰。人允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

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不賊。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謹慎利也。鬪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鬪怒。是以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

通忠之順。忠有所雍塞。故通之。權險之平。權。危險之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持則變其危。險使治平也。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違戾君然而歸於至忠至公。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奪然後義。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魏國以安。故似之。

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紂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涂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賢愚當分歸於正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道是貞也。平湯武是也。過而通情和而無經。上意而無常守。不卹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杜而順不同而壹。此言反經合道如信陵湯武者也。所順也。所以不同取其一也。初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綴旒猶結也。旒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大所命則受小玉謂尺小主也。受大玉謂瑳也。長三尺執圭瑳瑳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

之旒終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士之義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人明顯

不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

朋黨比

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殘賊謂

加累以罪惡

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謂如賢雍讀

曰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行賂請

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

謂怨謔也。不官謂無主首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

衡讀為橫。橫至橫逆而至也。聞聽而明譽之。君子聞

流說則明白稱譽謂顯露其事不為

定其當而當然

後土其刑賞而還與之土當爲事行也言定其當否
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如是則姦言姦說
當於惡則事之以刑當丁浪反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
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尙盡矣明通謂明白通
起尙與上同上盡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
謂盡忠於上也良之術別爲一條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
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
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
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爲浹能以禮
白天下皆願從之也○貴名白詩曰惠此中國以綏
王制篇作名聲日聞此恐有訛

四方此之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川
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
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
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士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
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士之與人
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本作猶君子也者
本務也道法之摠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
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
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
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前王制
篇亦有此

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眾動天得眾則可以動天言美意延年美意樂意

則延誠信如神誠信則如神明誇誕逐魂其精魂猶

喪精也矜夸妄誕作偽心勞故喪人主之患不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此句有誤當作夫言

用賢者口也却賢者行也無善行則口行相反而欲

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

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

蟬取而食之禮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

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

之始也多容廣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之政

崇高在輔以中和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

察斷丁亂反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

後進退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

以自作也先賞罰後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

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書康誥言雖義刑義殺亦勿

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

程以立數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

荀子 卷九 致士篇 十 嘉善謝氏

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
典禮之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
比也
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養民也言人君自守禮之節
奏則欲嚴峻不弛慢養民則欲寬容不迫切之也
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節不至於刻急
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一而治二而

亂自古及今未有一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

與音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日五十

六十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說

自陵突觸他言行其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

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

多旋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宋本作水弟

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

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

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此

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第十

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魏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爲王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間，鳴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以爲距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云：孫卿至趙，與孫臏議兵。趙孝成王前，臨武君卽孫臏也。今案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爲軍師，則敗

魏於馬陵至趙孝成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
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
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以來相傳之舊也本
篇內微子開封於宋注甚明注更羸楚策作更羸又
其故創痛也策無其字此注脫故字今增又王曰請
故創未息作故創痛未息今從策刪痛字
問兵要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若順太歲及孤虛之類也下得地
利若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之比也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
兵之要術也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
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
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
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兵要
在乎善附民而已臨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貴者執利

也。乘執利所行者變詐也。奇計○所行新善用兵者感

忽悠闇莫知其所從出。感忽悠闇皆謂倏忽之間也

辨之貌莫知所從出謂若九天之上九地之下使敵

人不測魯連子曰奔感忽之恥立累世之功也○案

齊策載魯連與燕將書云除感忽之恥而立累世之功則下句不

功彼上文云去忿患之心而成終身之名則下句不

當又云感忿此引作感忽是也○新序孫吳用之無敵

又作奄忽義亦同注立字舊脫今補孫吳用之無敵

於天下豈必待附民哉。孫謂吳王闔閭將孫武孫卿

子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帝王之

也此君之所貴權謀執利也所行政奪變詐也諸侯之

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亶

者也。路暴露也亶讀爲袒露袒謂君臣上下之間滑

然有離德者也。

滑亂也音骨言彼可欺詐者皆如此之國

故以桀詐桀猶

巧拙有幸焉。

以桀詐堯。誓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

撓攪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言必

爛也。新序作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

人上下。

說仁人上下相愛之意。

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

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

頭目。而覆胷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

先驚頭目使知之而後

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

有百里之聽。

聽猶耳目也。言遠人自為

用百里之國。

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

將聰明警戒和傳而

耳目明而警戒相傳以和無有二心也云傳或為博博

言和眾如一也。

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

卒伍行列。

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斲。兌則

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兌猶聚也。與隊同。謂眾之使短潰壞散也。新序作銳。

則若莫邪之利鋒也。○延。新序作鉦。韓詩外傳三。作

延。居又兌。作銳。居案延。讀延。袁之延。東西曰延。嬰。今

直擣則其鋒利。遇之者潰也。外傳兩居字。與下文囿

居。未是矣。○囿。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

○方止。各本作方。正。今從新序案。外傳作方。居。案

角鹿埤隴種東籠而退耳。○其義未詳。蓋皆摧敗披靡

如禾實垂下然埤。丁果反。隴種遺失貌。如隴之種。物

然或曰。即龍鍾也。東籠與凍瀧同。沾溼貌。如衣服之

沾溼然。新序作隴種而退。無鹿埤字。○垂下之貌。舊

脫垂字。今補案。說文禾實垂下謂之稊。丁果切。楊意

垂讀為端故音義皆與之同也又即龍鍾也舊脫龍
字龍鍾乃當時常語今補又案方言瀧涿謂之霑漬
廣韻凍瀧霑漬也故楊云凍瀧沾溼貌且夫暴國之
舊誤作凍瀧今改正沾亦霑之誤字也
君將誰與至哉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而其民之
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
灼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
賊其所好者哉序作豈又新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
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詐不可得故仁
人用國日明明曰蓋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
者削反之者亡見謀慮與之為敵者土地必詩曰武王
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殷詩

頌武王湯也發讀為旆虔遏止也湯建旆興師本
由仁義雖用武持鉞而猶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
無能止之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兵設何道
何行而可設謂制置道謂論說孫卿子曰凡在大王
將率末事也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安
危之執荀卿論兵謂王者以兵為急故遂問用兵之
術荀卿欲陳王道因不答其問故言凡在大王之所
務將帥乃其末事耳所急教化也遂廣說湯武五霸
及戰國諸君賢者其國治君不能者其國亂隆禮貴
義者其國治簡禮賤義者其國亂治者強亂者弱是
強弱之本也上足印則下可用也上不足印則下不
可用也印古仰字不仰不足仰也下託上曰仰空向
反能教且化長養之是足仰也
嘉善謝氏

文當本是上下可用則強下不可用則弱是強弱之
常也隆禮效功上也重祿貴節次也上功賤節下也
是強弱之凡也效驗也功戰功也效功謂不使賞僭
義也君能隆禮驗功則強上戰好士者強不好士者
弱士也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政令信者強政令不
信者弱信謂使民齊者強不齊者弱同九賞重者強
賞輕者弱重難其賞使必賞有功刑威者強刑侮者
弱刑當罪使人侮慢故弱也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
強攻當為功功精好加功者也器械牢固便利於用
不改械用兵革窳窳不便利者弱窳窳謂不堅固也
亦可

重用兵者強輕用兵者弱兵重難用兵權出一者強權出
二者弱則政多門是強弱之常也齊人隆技擊技材力
以勇力擊斬敵者號為技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其
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巧其
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鎰金無本賞矣八兩曰鎰本
受賞也其技擊之術斬得一首則官賜鎰金贖之斬
首雖戰敗亦賞不斬首雖勝亦不賞是無本賞也斬
是事小敵毳則儉可用也史記聶政謂嚴仲子曰屠
脆以養親也甘事大敵堅則渙焉離耳渙者離也若
飛鳥然傾側反覆無日若飛鳥言無馮依也無日言
○注言無馮依也宋本作言是亾國之兵也兵莫弱
是矣是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此與貨市中傭作
嘉善謝氏

去幾何也。○正文其去魏氏之武卒以度取之。武卒宋本作其出今從元刻武勇之卒號為武卒度取之。謂取其長短材力中度者衣三屬之甲。身如淳曰上欲反。○案考工記釋文屬之樹反。操十二石之弩。漢書冠軸帶劍師古曰著皃鑿而又帶劍也負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置戈於身之上謂荷戈也同。之糧日中而趨百里。贏負擔也日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復其戶不徭役也利其田宅不征也不易周也。此中試者筋力數年而衰亦未可遽奪其是故地雖大其稅必寡是危國之兵也。稅寡資用貧

國危秦人其生民也阨阨其使民也酷烈。謂秦地險固也酷烈嚴刑罰也地險固則寇不能害本劫之以執。謂以威執劫隱之以阨。謂隱蔽以險阨氏曰秦地多阨藏。隱其民於阨中也怙之以慶賞。勝則與之賞慶使習戰以爲常。怙。鱗之以刑罰。鱗藉也勝則與之刑罰陵藉女九反。或作鱗。七六反。○案鱗亦音蹠。見我音秋。或作鱗。七六反。○案鱗亦音蹠。見疆國篇注。元刻七六作七。由非今從宋本。使天下之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阨而用之得而後功之。守險阨而用之既得勝乃賞其功功賞相長也。五甲首而隸五家。甲首則役隸鄉里之五家也是最爲眾彊長久多地以正故四世有勝非幸也。數也。爲

有根本不邀一時之利故能眾強長久也不復其兵
利其田宅故多地也以正言比齊魏之苟且為正言
秦亦非天幸有術數然也四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
世孝公惠王武王昭王也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
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以魏遇秦
猶以焦熬
之物投石也熬五刀反○有遇之者二句似專言天
下無有能敵仁義者注惟云以魏遇秦殆以當時無
湯武并無桓文故也然無妨據理兼是數國者皆干
為說或云末二句當并從齊說下賞蹈利之兵也
備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禁
節之理也天求也言秦魏雖足以相勝皆求賞蹈利
之兵與傭徒之人鬻賣其力作無異未有
愛貴其上為之致死安於制度自不諸侯有能微妙
踰越極於忠義心不為非之理者也

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微妙精盡也節仁義也作
起也殆危也諸侯有能精
盡仁義則能起而兼危此數國謂擒滅之舊本注
作則能起而無危也兼此數國誤今據正文刪正
故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是漸之也近當為延傳
謂引致之也募選謂以財召之而選擇可者此論齊
之技擊也隆執詐謂以威勢變詐為尚此論秦也尚
功利謂有功則利其田宅論魏也漸進也言漸進而
近於法未為理也或曰漸浸漬也謂其賞罰纔可漸
染於外中心未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壹服其心是齊
悅服漸于廉反禮義教化是齊之也壹服其心是齊
以詐遇詐猶有巧拙焉猶齊之技擊不可以詐遇齊
以當魏之武卒也
辟之猶以錐刀墮太山也齊音譬墮毀
也詐唯反
人莫敢試故王者之兵不試一舉而定
不必試也
紂也拱揖指麾而彊暴之國莫不趨使誅其元惡其
餘善者皆
嘉善謝氏

臣役也。誅桀紂若誅獨夫。故秦誓曰：獨夫紂，此之謂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治鄰敵。以禮義教化武也。小謂未能大備，若五霸者也。治鄰敵言鄰敵受其治化耳。宋本：故兵大齊，提行起今案，連上文是注，脫去耳。若夫招近募選，隆執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代翁代張，代存代公，相為雌雄耳矣。也。翁代翁代張，代存代公，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也。田單、齊襄王臣若言，代強代弱也。夫是之謂盜兵。君子不由也。也。田單、齊襄王臣詐力，招勝是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躑，秦之衛鞅，燕之盜賊之兵也。故齊之田單，楚之莊躑，秦之衛鞅，燕之繆蟻，是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也。田單、齊襄王臣莊躑者，楚莊王苗裔，楚威王使為將，將兵循江而上，略蜀黔中以西，躑至滇池，方三百里，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還以其眾至滇，變服從其俗焉。衛鞅，秦孝公

臣，封為商君者，是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君也。若其道一也。雖術不同，皆出於變詐。故曰：其道一也。○字，今從宋本。未及和齊也。數子之術，未能及。倚契司詐，權謀傾覆，未免盜兵也。契，讀為挈，挈，持也。倚，挈，猶言倚因其危弱，即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句踐，是皆和掩襲之也。齊之兵也可謂入其域矣。入，禮義教化之域也。孟子：未有本統也。本統，謂前行素。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是強弱之效也。湯武王而桓文霸，齊魏則代存代公，是其效也。孝成王臨武君曰：善請問為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不用疑之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

成不可必也。不可必不得必謂成功忘其警備莊子曰必故无功也。成不可必也。五字乃起下之詞。注不
得必三字。宋本元刻皆無。俗間本有之。下引莊子語。舊本多訛。今悉從元刻改正。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臧。欲周以固。處舍營壘也。收臧財物也。周密牢固則敵不能
陵奪。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靜則安。重而不為輕舉動則疾
速而不失機權。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謂使間諜深觀入之也。伍參猶錯雜也。使間諜或參之或伍之於敵
之閒而盡知其事。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明黨之分。偶參伍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行道言也。夫是之謂六術。合已下有
六也。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

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強使入出凡慮事欲孰而用財
欲泰孰謂精密泰夫是之謂五權。五者為將之機權也。所以不
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
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至
一守而凡受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定。百官得序。
羣物皆正。得百官軍之百吏。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苟
徇上意。故主不能喜。不夫是之謂至臣。至當也。慮必
為變詐。故敵不能怒。也。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言必無覆也。凡百事之成也
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怠則吉。怠勝敬

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書曰不務越逐也五步六步行如戰有功如幸不務敬謀無壙不壙言乃止齊焉與不敬也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莫天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死謂不棄之而奔也左傳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命故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猶令不退而退其罪同也不殺老弱不獵

禾稼同獵與獵服者不禽格者不禽格者不禽奔命者不獲服謂而走歸其命者不獲格謂相距捍者奔命謂奔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扞其賊謂為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蘇刃者死奔命者貢順刃謂不戰借之而走者蘇讀為倭倭向也微子開封於宋紂之庶兄名啓歸周後封於宋此曹觸龍斷於軍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其臣有左豈復與古人同官名乎史記趙世家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言當以此注為正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策誤作觸龍當以此注為正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

之。竭蹶顛仆猶言匍匐也無幽閒辟陋之國莫不趨
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
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有聲之篇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
攻兵格不擊。德義未加所以敵人不戰而服故不上下相
喜則慶之。敵入上下相愛悅則不屠城殺其民若屠
也。然不潛軍不留眾不戢於外也。師不越時不踰時也。
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欲其至也。東征西臨武君
曰善。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陳囂荀

言先生之議常言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
兵以仁義為本也。仁者愛人則懼其殺傷循理則不凡所為有兵者為
兵為。欲爭奪焉有抗兵相加乎爭奪也。非謂愛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
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
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所存止之處無不從化如神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是以堯伐驩兜。驩兜亦誅也書曰放
舜伐有苗。命禹伐之書曰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之禹伐其工。書曰
工于幽州皆堯之事此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
紂此四帝兩王。夏殷或稱王或稱帝曲禮曰措之廟
立之主曰帝蓋亦論夏殷也至周自

敗損全稱王故以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
文武爲兩王也者親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於
此施及四極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此之謂也曹
風尸鳩之篇

李斯問孫卿子曰李斯孫卿弟秦四世有勝兵強海
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爲之也以便從事而已便其
之事而已謂若劫之以執隱之以比孫卿子曰非女所
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汝以不便吾所謂仁
義者大便之便也吾以大便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
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爲之死故曰凡在

於君舊本作凡在於將率末事也荀卿前對趙孝
弟子所知故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
而軋已也漢書認作鯁蘇林曰讀如慎而無禮則惹
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本統前故湯之放桀
也非其逐之鳴條之時也武王之誅紂也非以甲子
之朝而後勝之也皆前行素脩也此所謂仁義之兵
也前行素脩謂前已行之今女不求之於本而索之
於末此世之所以亂也本謂仁義末謂變詐世所以
亂亦由不求於本而索於末
如李斯之說也
禮者治辨之極也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

揔也。國辨別也。揔要也。強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元
刻得作一史記禮書。不由所以隕社稷也。故堅甲利
韓詩外傳四皆同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
足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禮由用也。道即
行不用禮。雖堅甲。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輪如金石。
嚴刑皆不足恃也。犀兕以爲甲。輪如金石。不可入
史記作堅如魚皮及犀兕。爲甲。堅如金石。之不可入。
甲犀兕二戟。輕罪入蘭盾。犀兕革宛鉅鐵鉅。慘如蠶蠶。
二戟犀兕。堅如金石之狀也。宛鉅鐵鉅。慘如蠶蠶。
宛地名。屬南陽。徐廣曰。大剛曰鉅。鉅與鉅同。矛也。方
言云。自關而西。謂之矛。吳揚之。謂之鉅。言死地出
此剛鐵。爲矛。慘如蜂蠆。言其中人之慘毒也。鉅音重
○案。今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鉅。
無自關而西。輕利僥倖。卒如飄風。言楚人之趨捷也。
謂之矛。七字。

或當爲僥倖。姚之僥倖。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始謂
驍勇也。邀與速同。然。而兵殆於垂沙。唐蔑死。始謂
也。垂沙地名。未詳。所在。漢地理志。沛郡有垂沙。豈垂
沙乎。史記。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其攻楚。殺
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昧。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
與蔑同。○垂沙。史記作垂沙。莊躋起。楚分而爲三四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莊躋。楚將。言其起爲亂。後楚遂
分爲四。韓子曰。楚王欲伐越。莊子曰。臣患目能見百
步。而不見其睫。王之兵敗於齊。晉莊躋爲盜。境內更
不能禁。而欲伐越。此智之如目也。躋初爲盜。後爲楚
將。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
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
城。鄧林。北界。鄧地之山林。緣。然而秦師至。而鄢郢舉
若振槁。然。枯葉也。謂白起伐楚。一戰舉鄢郢也。槁。是豈
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刻

比于囚箕子為炮烙刑列女傳曰炮烙為膏銅柱加火中紂與妲己大笑烙古責反一炮烙之刑古書亦作炮烙生音閣此注云皮格之格古閣格一也史記索隱鄒誕可證揚時本尚作格也殺戮無時臣下懷然莫責反可證然懷栗之貌莫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必其命自謂然懷栗之貌莫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之兵戈矛弓矢而已矣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誦試用也城郭不辨辨治也溝池不指古掘字史記作城郭不集溝池不掘文子曰無伐樹木無鉗墳墓鉗亦音掘或曰指當作相篆文扣字與指字相近遂誤耳○案甘聲之指不當為古掘字注前一說非後一說當作扣是也○正論篇大古薄葬故不扣亂今厚葬飾棺故扣也又列子說符篇俄而扣其谷呂覽節喪篇葬淺則狐狸扣之皆作扣字知

此指固塞不樹機變不張固塞謂使邊境險固若今字誤反機變謂器械然內當為固史記作晏明道而分鈞之傳史記外變動攻敵也然而國晏然不畏外而明內者無它故焉然內當為固史記作晏明道而分鈞之傳史記外之時使而誠愛之下之和上也如影嚮臥反有不由令者然後誅之以刑故刑一人而天下服罪人不郵其上不知罪之在己也是故刑罰省而威流行也言通也無它故焉由其道故也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殺一人謂極鉞于羽山刑驩兜于傳曰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謂抗舉使人畏之嘉善謝氏

凡人之動也。爲賞慶爲之。則見害傷焉止矣。故賞慶
刑罰。執詐不足以盡人之力。致人之死。爲人主上者
也。其所以接下之百姓者。無禮義忠信焉。慮率用賞
慶刑罰。執詐除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焉慮無慮
猶言大凡
也。除謂驅逐。以阨謂迫蹙。若秦劫之以執。隱
之以阨。征之以慶。賞之類。阨或爲險也。大寇則至。
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
者乖背之名。
故以敗走爲北也。○大寇則至。勞苦煩辱。則必犇。
元刻則字在至字下。屬下句。犇。猶渙焉也。離散之後。
同。霍焉。離耳。下反制其上。則上下易位。若秦項然。
故賞慶刑罰。執詐之爲道者。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
以合大眾。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

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尙賢使能以
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任。事。作。業。以。調
任。力。役。以調
齊之。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俗
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敦惡。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敦
也。毒害也。孽謂祓祓祓祓。除之也。○案。方言。淳。憎。然後
所疾也。宋魯凡相惡謂之淳。憎此敦當與。淳同。然後
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爲利
邪。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意陋誰睹。是而不改也
哉。然後百姓曉然。皆知脩上之法。像上之志。而安樂
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像
之。中。更
有能。日脩
德者也。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

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邪。則
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此以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
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雕雕。章明之貌。縣。明刑
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能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
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而順。
此上有脫文。下云為之化而願。六字。或若干字。不可
句亦當是為之化而順。其上脫六字。或若干字。不可
矣。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願。順從也。謂好從暴悍
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矜。糾收繚
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誇汰。糾。謂好發。繚。人過者也。
也。四者皆鄙陋之人。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化也。至一
今被化則調和也。人。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化也。至一

也。一詩曰。王猷允塞。徐方其來。此之謂也。○詩大雅
也。當本有注。脫之耳。宋本作王猷允塞。徐方既
來。與今詩同。今從元刻。君道篇亦作猷字。
凡兼人者有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
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
門除涂。以迎吾入。辟。與闢同。開也。除。因其民襲其處
而百姓皆安。因其民之愛悅。襲取也。其立法施令。莫不
順比。則民親比之。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
愈強。是以德兼人者也。愈。讀為同。非貴我名聲也。非美
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執。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
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愈眾。奉養必費。奉養戎甲。
必煩費也。

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愈弱是以力兼人者
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飢求
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筭之粟以
食之地減曰窳掌窳主倉稟之官窳匹孝反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
可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慰已替三年然後民可
信也已過也過一替之後至於三年然是故得地而
權彌輕兼人而國愈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
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
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有地為難舊本不提行今案
當分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

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土地方數百里完全富
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全土地黨之地完
言府庫也趨歸也七朱反史記秦攻上黨韓不能救其守馮亭以上黨降趙趙使馬服子將兵距秦秦使白起大破馬服於長平坑四十餘萬故能并之而不而奪其地殺戮蕩盡注蕩凝作殆故能并之而不
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
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之則無有
強而不可古者湯以薄武王以瀋薄與鎬同皆百里兼并者也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它故焉能凝之也故
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脩而士服政平而民安士服
民安夫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

王者之事畢矣。

荀子卷第十

勸學篇之終上毛里見義方校字

